

《诗经》期会地的特点与内涵

陈燕翔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纵观《诗经》中爱情诗的期会之所，可以理出其背后所隐含的机制。作为相约之地，需要在空间、情感上都有其特点，除此之外，还存在着统摄所有地点的内涵——生殖意象。从此出发，《诗经》中几个标志性的相会地点：水边、树下、城郭、车与舟都与其相关。“水”和“桑树”“社稷坛”等都与先民的生殖崇拜相关，“城郭”“小舟”等地则大体为相约营构了合适的地点，也为寄托情感提供了场所。从期会地的空间属性出发，挖掘其背后承载的情感，再探究内在所隐含的生殖意义，这一条线中可以窥见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日常，也可以认识到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习俗。

【关键词】：《诗经》；期会地点；生殖意象；性别隐喻

DOI:10.12417/3041-0630.25.24.096

《诗经》中以爱情为题材的婚恋诗约占“风”的半数，占全诗总数的四分之一。对于《诗经》所呈现的先民而言，爱情与家庭、农事劳作、歌颂与揭露共同构成了日常生活的核心。在爱情生活中，相约恋爱的地点不可或缺，婚恋诗通过这些地点生动再现了当时青年男女的生活情状与情感思想。总体来看，《诗经》婚恋诗中的期会地点设置具有三大特色：一是空间上能够满足“期会”事件的发生需求；二是情感上可烘托爱情的滋生与蔓延；三是深层维度蕴含生殖意象与性别隐喻，使其与爱情、繁衍后代形成本质关联。在漫长的文学发展中，爱情题材绵延不绝，期会地点虽有增减调整，但始终未脱离这三大核心维度的统摄。

1 期会地点的空间属性

将《诗经》中的期会地点视为空间概念，其核心属性是具备使人相遇的必然性，具体可分为生产劳动之所与民俗活动之所两类。

1.1 生产劳动之所

《诗经》作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经典，民歌与生产劳动紧密相连。固定的生产劳动场所为男女相遇提供了天然契机，成为期会发生的重要前提。

《东门之池》中提及的护城河，既是城池的防御设施，也是重要的劳动场地。与常见小溪、河流类似，护城河是女性浸麻、洗衣的固定场所，自然成为相约或制造偶遇的理想地点；另外诗中“东门”作为生活必需点，其亦存在特殊意义，在后文会详述。

桑树林同护城河一样，是女性集中出现的生产场所。《诗经》中有提到多次“采桑女”这个形象，她们或在劳动中歌咏自己轻松愉悦的心情（《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

闲兮，行与子还兮。”），或是在桑间叹息自己对心上人的思念（《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抑或是以采桑时的心情舒畅赞叹劳动者（《汾沮洳》：“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采桑女形象的反复出现，使桑林成为男女邂逅的典型地点。这一传统在后世文学中延续，如《陌上桑》提到的“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的秦罗敷便是一个典型；元代石君宝的《秋胡戏妻》中秋胡与自己妻子的相遇也是由于妻子在陌上采桑：“桑园里只待强逼做欢娱。”

1.2 民俗活动之所

先民们的生活与祭祀、风水等息息相关，故除生产劳动场地外，民俗活动聚集地也是期会的重要发生地。

《溱洧》描绘了上巳节的热闹场景：“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蕢兮……”上巳节又称三月三，是古代“祓除畔浴”的重要节日，堪称中国古代的“情人节”。这一天，青年男女可在盛大场合公开结识、相约相聚，与私下幽会不同，属于“官方”许可的期会。上巳节活动一般在水边举行，正如此诗中所提到的“溱水”“洧水”，故而溱洧便具有了男女相约的必然性。

“东门”是《诗经》中频繁出现的另一固定地点，《东门之池》《东门之枌》《东门之杨》等多篇诗作均有提及。杨延提出东门实际是指“陈国都城的城门，为祭祀、游玩、娱乐、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4]。东门不仅仅是一个城门、地标，它本身包含的范围很大，并且本身就有意义，并不是因为东门所存在的“池”“枌”“杨”等赋予了它意义。在古代中国，东门在风水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东门是阳门，象征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寓意着“一切万物从无到有，从阴转阳”。东方又

被视为五行中的木，代表着生机和生命。从地理和建筑角度来看，东门处于中心位置，通常是城市或建筑物的最高点，也往往是交通枢纽，通行量相较之下更大。很多的祭祀台也都是在东门的。此来，兼具风水内涵与实用功能的东门，自然成为先民相会的主要地点之一。

2 期会地点背后承载的情感

作为“期会”这一特殊活动的发生环境，期会地点自然不同于学习地点、工作地点，情感因素是其所必需的。一般来说，这个地点本身会具有牵动人内心情感波动的条件，它可以是温和的，为相约营造氛围；也可以是萧索的，为约后的离别埋下伏笔；又或许是精致的绵密的，让幽会的空气都产生爱情的蜜意……

2.1 柔和与温情

柔和与温情可以大致聚焦到“水”边。“水”所呈现的“水波荡漾”、“水汽氤氲”、“蒹葭苍苍”等景致，为爱情滋生提供了适宜土壤。《柏舟》中“泛彼柏舟，置彼中河”，小舟随流水轻轻晃动，船上的人心也会情意萌动，终于热烈地坚守爱意；《蒹葭》中“宛在水中央”的距离，如同羽毛轻轻逗痒了两岸佳人的心；《氓》中“送子涉淇”的离别，只能由着河水带走了今天最后的一丝温存，又期盼它明天还会送来自己心中所思念的那个人；还有在“东门之池”“沍麻”、“沍纁”、“沍菅”的女子，又不知是在何时牵动了那位前来赴约的少年人的心弦……

除水边外，狭小空间也能因距离拉近而催生温情。贵族青年恋歌《有女同车》以男方的口吻讲述了他与一女子同车的场景和心理活动：“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机缘之下的同车给予了两人近距离相处的机会，而行进中的马车，使得佩玉琼琚“将将”作响，既是器物之声，更是叩击彼此心灵的情感共鸣。

2.2 不舍与萧索

不舍与萧索的情愫多寄托于“城郭”。城郭既是期会之地，也是情人分离的常见场所。《氓》中便有“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之句，破败的城墙挡不住女子一心的留恋和思念；《子衿》中“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则刻画了望眼欲穿的相思人形象。城郭的空旷角落，恰如其分地烘托出离别与思念的萧索氛围。作为相会地时，城郭多幽静偏僻，为男女独处创造了条件，而独处空间更易激发深层情感。《静女》里“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中提到的“城隅”，便是城墙角之意，这一处人迹罕至的城墙角，自然而然成为了这对男女幽约的上佳选择。

城郭的情感内涵在《古诗十九首》中发生了延伸与转变。《驱车上东门》中“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

松柏夹广路”，东门成为主人公“遥望郭北墓”的高台，高处的孤寂与目的的萧瑟交织，传递出深切的凄寒之感；《去者日以疏》中“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城门外的颓败景象与遍野古墓，将离别之愁升华为生离死别的伤悲，如今连故里也无从归了。作为行人往来的枢纽，城门所承载远远大于爱情，其中更有亲情、友情以及家国情怀，岁月流逝，过去所发生的故事或许被遗忘，过去所存在的情感或许被湮灭，但城郭总是站在那里，无声地诉说它所经历的所有。

此外，爱情中还有热烈直白的情感表达，但这类情感更多与男女双方的性格特质相关，与期会地点关联较弱，故不赘述。

3 期会地点背后的生殖意象与性别隐喻

以上所提到的许多地点，除却上述两条是它们作为期会地所具有的特点之外，其背后还隐藏着更为内在的统摄：生殖意象与性别隐喻。具体可分两类说明。

3.1 “水”意象与生殖崇拜

在《诗经》中，“水”意象占了很大一部分。“扬之水”作为民歌常用开头，在《王风·扬之水》中表达戍卒对爱人的思念，《郑风·扬之水》中传递夫妇之间的叮嘱，《唐风·扬之水》中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及政治阴谋。有《褰裳》中大声唱“子惠思我，褰裳涉溱”以表达自己对情人的思念的女子；也有《葛藟》中因“绵绵葛藟，在河之浒”深觉流亡他乡之怨的流浪者；还有将舅父送别到“曰至渭阳”的外甥；或是《瞻彼洛矣》中对“瞻彼洛矣，维水泱泱”的天子的赞美……这些诗歌主要集中在“风”中。

“水”意象的生成是有其更为久远的历史的。有学者言：“水意象的多样性的生成，又跟先民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他们认识事物的方法是主客互参，往往以自身的生理特征来解释大自然。”^[5]在充满着图腾崇拜的远古时代，同样也存在着“水崇拜”。当人们迫于自然压力，时常难以满足自己的温饱时，作为一切生命的源泉的“水”，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们心中那股强大的力量。

除此之外，人们对“水”的生殖崇拜还来源于其他几个方面。其一是因为祭祀处的社神由于先民们对于女性的认知——“女性的身体能生长出人，如同土地能生长出谷物、草木……女性与土地之间的这种相似之处，使得初民很自然地把她们联系起来。其结果是使作为地神的社神客观上又成了生育之神”^[6]——同时拥有了生殖之神的地位，而“祭祀场所多设在临近河川水泽的山峰”^[7]，故而“水”这个意象就成为了人们生殖崇拜的又一对象。其二则是因为同样与生殖意象相关的“桑”大多生长在水边，关于“桑”这一意象，在下一条中会具体论述。其三是水边常有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很容易让人们将水与“生命”、“生殖”相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水”还催生了早期的“莲”意象。“莲”意象在《诗经》中只有《陈风·泽陂》中的“有蒲与荷”“有蒲菡萏”,没有形成系统的象征意象。但在后来的作品中,“莲”已经成为了一种典型意象:朱淑真的《清平乐·夏日游湖》中所写到的“携手藕花湖上路”,《西洲曲》中的“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还有崔国辅、白居易等人的《采莲曲》等等,都在婚恋的情境中出现了“莲”。“莲子”由于音同“怜子”,且莲“多子”而至成为又一生殖意象,已经被解释得较为透彻,在此不再展开。

3.2 “树”意象与生殖崇拜

同“水”一样,“树”意象在《诗经》中出现频次高、内涵丰富,包括桑树、白杨、栩(栗树)、粉(白榆)等。“树”既可作为起兴意象,也可作为期会地点,承载不同情感与主题。《十亩之间》以桑树写女子劳作归途的愉悦;《东门之墀》以栗树写女子之等待;《黄鸟》以桑、棘、楚分指悲伤、紧急、痛楚,悲挽三良;《杕杜》以“杕杜”起兴来表达妻子对于久役丈夫的思念。择取种种可见,尽管“树”意象应用场景多元,但多数仍聚焦于男女之情的表达。

《诗经》中的树木并非孤立存在:《桑中》的桑同“上宫”同现;《东门之粉》的粉、栩则是长在“东门”和“宛丘”;《东门之杨》的杨也出现在“东门”。对于这几个地名,有学者采集文献发现“地处东门外的宛丘在春秋时期的陈国也是一个传统的宗教祭祀场所”^[8];而经考证,也较为确定“上宫”

为“神祠社台”^[9]。如此一来,这些树木便从恋爱诗意象的主体转换成了祭祀地点的配角。《论语·八佾》中有云:“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2]也就是说,社稷坛上的树木,有松树、柏树、栗树(“栩”就是栗树)等。桑树同样也是祭祀场所常用的树木,“宋卫之地,社之周围则多植以桑树,所以称‘桑林之社’,于是桑林也就成了男女狂欢的地方”^[3]。

后世部分观点将“桑中”“云梦”等地视为淫乱之所,实则违背了先民的文化语境。实际上,在祭祀场所的交媾在古代是一件正常甚至可以说是神圣的事情,因为这同时带有着先民们希望子孙繁盛的心愿,在朴素的时代里,两性的关系不过也是生命的延续中一个必然的话题而已。

4 结语

从《诗经》到后世文学,男女相约的典型地点有有传承也有新变,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它们内在所隐含的生殖意象。《诗经》中的“国风”是采集各地民间诗歌所成,各地人民自然会有一些风俗习惯、观念的不同之处,但“生殖”这一原始概念就如同所有婚恋诗背后统摄一切的机关。相约作为爱情的第一步,既承载着先民们朴素的生殖、生存意愿,同样也因为爱情的美好不断涌现出精神上的审美感受。从物质到精神,从生存到审美,是文学作品为我们展现出来的一条脉络;同样的,对于生殖意象、生殖崇拜的探索,也可以由此生发,以此为线索进行阐释。

参考文献:

- [1]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3] 李蹊.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4] 杨延.《诗经·陈风》中“东门”意象与陈国地域风格考论[J].美与时代(下),2010,(12):64-67.
- [5] 邓启华.河滨水泽总关情——《诗经》婚恋诗与水[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5):58-64.
- [6] 董雪静.《诗经》社庙恋歌探源[J].兰州学刊,2005,(05):297-300.
- [7] 苏运蕾,郑杰文.水泽祭祀与生殖崇拜——论先秦郊野春祭[J].东岳论丛,2020,41(03):131-139+192.
- [8] 董雪静.《诗经》东门恋歌与周代礼俗[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658-663+700.
- [9] 金业焱,金军华.高禘祭祀与野合之风——试论《桑中》一诗的主题[J].名作欣赏,2011,(11):8-9+12.